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衡廬精舍藏稿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監生臣李安國

衡廬精舍藏稿卷八

明 胡直 撰

序

同年章近洲補令桐城語別序

自嘉靖來江藩鄉選登甲多者稱癸卯榜焉或曰其閎瑰卓志之士亦衆今年春予與梧陽張子近洲章子同第又同出癸卯薦者然二君質行修靈均有長者之度

予得以周旋辟猶樛木之逢纚寢容之值鑑不假告語而自覩其失也若二君非所謂閎瑰卓志者與已而近洲子先得謁選令桐城將去予乃偕梧陽子過之語別近洲子曰子舊遊於江之南北亦與知民事有可言乎予曰某未知民事然知今之令民者也今賢令未暇細論前後熟者得二人焉其一貴溪徐公者為句容其言曰今之令以佞上成聲吾將以不佞上成聲故其政專主養民自身及僚屬上吏供應一切裁省行之三年上

吏猶數撓之屹然不以撼也至六年乃定九年遷去吾以一二事言之可知也邑舊有二簿一典糧一典馬糧簿歲啟倉有例金八百四百以啖糧判四百簿自取公瞯遂躬往主收判簿不得取例金爲馬簿歲視馬馬九百餘匹匹例一金公亦自往視馬例遂絶邑歲募民兵四百每兵十金公兩分之歲更番募止二百一歲省金二千邑當吳越之衝民疲於供公令官廄養鵝雞官池魚閒地圃之實至取供一不煩里甲歲自碎小而上數

之省者胡啻萬計其養民如此其一即癸卯同年羅汝芳者是也羅為太湖予遘之陽羨因以徐公之事訊之羅子曰公之約已省民類是也然以責之上吏恐難子不聞越富人之愛醜女者乎越人女貴室虞姑之謫女醜也月輟女之饋以饋其姑女於是得安其室越人非遺女而佞姑也斯所以善愛女也予始疑其言亡何聞太湖之政未期而上吏弗為撓周澤得以下行由是清弊藪夷冦窟躬率民墾田若干畝踰歲得粟以代償民

負興學崇禮人自遵約僻壤獷民欣歡向化訟獄為空
予乃知羅子之善愛民循越人也然羅子性恬寡嗜既
登第家食十年始仕方勸農從止二三人自攜飲饌騎
步惟意上之人雖皆公稱其賢而又無有私德其情者
是則羅子之政與徐公先後異措遲速異效然地之人
皆稱循焉斯予所熟今之令民者也近洲子喜謂梧陽
子曰桐城與句容聲相邇而太湖膚壤也吾今得所以
為桐城矣予曰然邇者江南冠久徵兵益賦交檄旁午

即徐公不獲節養羅君不皇禮教子又何以應之雖然吾聞之矣變無定適其載而不易者誠於民利之心也今夫誠心之被民辟若日之必暄隨物斯暵水之必潤隨地斯濊彼其至性莫可得禦也今吾子載其心以行因變而制理斯民之日與水也又昌虞旁午之不得節養禮教哉子又不見銅爵之足踰峻阪歷九折其置步益臧有各之者日縶圉而弗馳將馳之且跡弛矣今之日設子當其難豈不益臧其步矣乎子往吾將睹桐城

南國之巨障也近洲子益喜曰此何獨桐城雖縣此上之可也請書以識弗忘於是梧陽子令子執筆書之引觴出郊以貽近洲子

送薛同年使金陵序

今觀政進士銓期遠者往往以部請出使去四方縱身沐冰雪呼吸滃沙冒出虎狼之口至甘心不以自憚者冀得取道省其親罄一朝之歡為私幸雖千萬苦不自計耳而廣潮薛某氏不能之西北徒慨然載目南睇

於飛雲之表久之本兵武舉録竣例遣使留都獻成太
廟於是職方大夫言於大司馬許公曰今兵部觀政進
士嶺南薛某可使乃大司馬公遂上其名以行於是縣
諸君子郊送而廬陵胡子則進而告之曰以子年最少
則最父毋所睠念今果得假餘日取道歸嶺表上慰高
堂之睠用展其一朝之歡此則諸公所賢異吾子者特
厚而其行又非有苦寒淌沙之侵虎狼不測之虞將逌
然鍾山之麓秦淮之濵傾都長行尊德候訊王人者人

相織於道已而放南息舄於海陽悏夫甀生咸夸問於載歸之晨此比之終童之建節東歸無以遠過然視子之色辭則以茍得歸覲償肺腸之願其他無毫髮加乎其意子豈有過人者非與今人所最患者志見不曠遠耳子生於大海之濱見莫非海也夫見莫非海則進此而庸且行之將視之猶流澌噴沫也而況終軍之事不亦蹄涔之纖潤矣乎嗟乎吾以海覲子矣雖然吾又嘗較之以四海語江河則不啻大陂之一埳井者以天下

語四海則不啻九牛之一豪旋者是故觀海者旣大矣意不若以天下觀天下者之尤大也吾閩嶺表奥區昔嘗有有道之士生馬子歸或有遇則吞若南海者八九於胸中異日子來吾且以天下觀子矣吾與諸君子期子者不細小也輙發其狂言庶幾足以贈子

送同年黎叔期尹鳌㕑序

初涪州黎叔期舉進士與予同伺座主李先生門予視黎子色辭若不欲華一第而已者予固心奇之已而又

同觀政兵部凡在兵部者餘三十人多四方俊辨之士有所論議則莫不竒黎子於時晉國李某先選得令清豐乃即謀黎子為贈文黎子則稱引聖學而激之以漢吏其言曰今天下人士童而習者類皆祖漢儒然循良之政竟不聞隆於漢者何也意者漢儒承斯文敝壞之後雖其考辨未析然各即見之所到而真意行之斯亦足有立於世今之操管為文大者罩天地而細入於無倫然言不必行行不必實及解褐登仕簿領奔謁勢利

交而得失眩求如漢儒之真意者鮮矣而况聖賢之學乎一時讀者懮然知黎子之賢有本末且曰使黎子爲令不獨不爲今時吏且不爲漢吏今黎子果領選補盩厔令諸君復委贈於予嗟予何以贈黎子哉聞之昔時有國主者獨喜聚穀粟金帛牧畜至不可萬計其視當時之錦玉妖姣則曰是不可以衣食人者也來輙唾而絶之客有欲爲國主壽者聚族謀曰今主人性不喜珍吾雖有南海之晶珠西崑之璇樹無敢獻也若其所喜

聚者則彼且山積谷量矣又非吾斗斛尺丈之可進者吾殆何以為獻或教之曰子無以獻也子惟告主人以若所蓄擇飲而安食擁輕而策肥少發其餘以仁其里人使日相鼓舞為主人壽斯主人之為福德甚盛噫斯言可謂工於獻主人矣今以黎子之所論說則何異國主之絶浮玩而甘實得者乎駢辭枝說吾不敢以獻子將欲效實以語子又何加於子之自有也予之告子則亦曰飲食斯服御斯捐其餘以及藍屋之民繇是贍於

一國一世以逮無窮斯子之所樹不將出漢儒而上之者乎不然人將曰漢儒少有而少用之且效矣今大有而不大用之則與未有而無所用者其過均也是則非黎子之所自志而自誦者也若予則終無以贈子者

別同年陰定夫序

天下有不可常者有可常者朝作而夕以陳宿為而明以幻此雖近輙不可得而常也而况遠久者乎生於無始而不為老延於億萬世而不知其所終此雖遠久不

能以不常也而況近輭者乎然古今域内之夫不獨其身都三事肘挂六印之大者靳以為固也即有飛羽之權康瓠之儲莫不擁據以為萬世之業至於耆生碩士號稱博通者覩人地勢之巍章服之炫則見以為矯然而能興聆人呼喏之衆頌譽之叢則見以為烜然而神變得之則醜與之俱翔失之則神與之並褫此不猶憑海以觀蜃氣𪓟閣璇臺奇物姣人絢馬可攬也然閒忽變消猶睢睢養養而盼其來是不知其不可常而以為

常也夫以不可常為常則常者喪矣此不亦天下之至悲也乎以予之涼菲自結髮迨今所際變若秋雲猶幸知有常者存也今年春始得舉春官列三百人之中方其唱闕廷燕省闈解褐於成均林林乎出絡絡乎入果若鉅宗之昆弟之為出入者已而各觀政於部寺署數十人居合一室暮而散轡晨而聚肩果若昆弟之析而為出入者而定夫陰子則與予合室而同志又若昆弟中可以語心者甚不可一日去也然自首夏抵今四選

向之三百人去者大半數十人者僅數人今定夫又將出為南省戶曹予顧視左右稀矣予因感斯人異時榮落顯晦不可知升之或為龍虎沉之或為蛇鼠殆亦如此矣非獨此也即凡有科以來隆貴拓落類若此也又前之楚漢曹劉齊晉湯武之事類皆若此也然則自往古以來直忽區耳其終何可常也乎嗟乎其常者奚在也守夫蜀内江人蜀之先其人之隆貴俱已朽滅久矣獨其文辭之瓌瑰功烈之輷巍至於今不朽滅者將不

謂之可常也乎然其文辭功烈雖世世誦人口而其誦而傳之者蓋在人不在巳也况其人亦遞相朽滅久矣是終謂之可常也乎雖然是必有為之本者矣生之無始而不為遠延之億萬世而不知其所終斯其有藉於物者乎亦不藉於物而貴傳於人者乎抑不必藉於物傳於人而獨在其一身也乎定夫合而觀之其畧可知矣定夫以文辭首蜀士其他日功烈非可量其能不以隆貴易志意者不以予言也而予猶欲定夫知文辭功

烈之必有本也然則天下之至可常者不在定夫之身而又孰望之定夫之邑有銀臺趙公者同志之楨表也至南省以予言訊之然也不然又畧可知矣若予與諸君子之不得常晤處也固無憾矣

壽徐桐湖年伯先生七十敘

餘姚徐桐湖先生少治禮經不為訓詁而好研其旨歸凡受經先生門者類陟顯仕已乃魁鄉士先後令福清古田治教節養一切以禮其語民若語在門者所至以

異政稱而上吏有嫉其好古者撓之遂發憤謝去民至攀號莫留乃為建祠樹石以志不忘既歸授學三子子某第丙辰進士官比部郎又再歲先生年七十矣比部君以縻於官守不得躬觴懷悒悒不自得而其寮友聞之則謀所以壽先生者以廣君意且曰先生砥躬治民進退鉅節為世禮宗壽得如禮可乎某惟古者先王養老之禮漻已久矣今猥欲以子弟親好之私行之其將不為瀆歟夫先王之養也視其老且視其所以老是故

國老隆矣非莫為奉也而必以鄉射之節崇焉非莫為使也而袒酳鞠𦝫躬為之薦焉非以無議臣也而一有所問則躬就其室以珍從焉天子所以摯拳跂䟴若奉其王父毋者何哉誠以老者道德之尊匪是不足以導愉而示嚴也夫導愉則引年之道備示嚴則憲德之忱將此先王之上下所以交相成而事業隆也今是禮既闊絶而先生又珍其道德寥然屏乎山谿水奥之區天子不為聞有司不為問而獨其子弟親好各以其意願

瀆而伸之可歟雖然先生再仕不樂而去身隱矣又焉所歆慕於其間故以彼膠庠鄉射之勞其躬孰與其子弟親好奉席撰杖於山㵎水奧之為適也以彼袒酳鞠𦜕之謷其衷孰與子弟親好致其菽麥蕡稻棋榛飴蜜雜饘酏酒醴芼羹隨所欲敬進之之為飫也以彼笙簧琴瑟歌咢之煩其耳孰與擊土鼓扣瓦缶而歌烏烏之為快也孔子不云乎禮失而求諸野是故先王非蘄乎人之愉之也蘄自愉其愉而已非蘄乎人之嚴之也蘄

自嚴其嚴而已然則先生之為壽誠在此不在彼也而奚所歆慕於其間某也請為先生以是焉頌比之土鼓瓦缶附諸奉席撰杖之末即先生其寧有拒乎若其嘉謨懿畫天子有問而遠不可致則幸有比部君得於過庭者之既閎也君出而賦政入而告我后有日矣是則所以壽先生之大者而又奚囁囁焉以躬觴為

送周縣丞之元氏序

余與萬安周繕部君同年友善因熟其從子某者某始

為府掾守吏部十年得元氏縣丞職典馬於是介鄉之搢紳及繕部君請余言為贈余雅聞繕部君之論官也曰比民莫如令最比而狎則莫若丞簿丞簿良耶民將謂保母否耶民將謂家虎故擇邑貳宜慎乎郡貳信斯言也君之語子也篤矣余復何言然子職馬也無已則請為子言馬夫牛羊之馴伏童子得麾肱而來之馬則不然馬有駿駔使牧者弗得其性則將奔踶逸駕騫扱超塹顛而斃者多矣不然者則宿無半槽之飼而朝有

毒螫之威其馭而懸又多矣故牧馬視牧牛羊難五方之民各殊獨燕趙有慨慷悲歌結客少年之氣使牧者弗適其情則將鷙悍鷹擊鼓煽相起其顛於法也亦不少矣不然者則身有繁賦之累而官有圍奪之箝又未嘗不蹙蹙然厭也故牧燕趙之民視他方亦難然馬誠得其性則可以過都越國他畜弗能望燕趙之民誠適其情則可以急公死義他方弗能先是又在乎善牧者而已矣今元氏趙地也子素稱謹敏温克急人甚巳其

能使人馬之兼適也斷斷可識矣其為保母不為冢虎也亦斷斷可識矣雖然予又有感焉天下一大馬也既已首燕趙則項臆齊梁腹腋吳楚肋脅閩越蹄趾廣蜀尾滇貴肩背長塞以之今自項以下未嘗無事獨首領得密邇皇仁然亦已疲矣牧者不尤為大急乎夫一邑一方之積一職一邑之積也予行試之可也

送太守范君之任淮安序代作

淮治左海而右河河又挾沂泗沭漣汜濉之流以合淮

而入於海近代又疏邗溝洩湖水以達之河為運道以
故淮之隸地畝畝半為巨浸民歲食或不能半菽而況
公租不可後又況公租之外必給力以奉文武大吏分
司郡邑之需且以當孔道上下往来之衝不重難乎哉
然是三者均不可以貸且殺也而頃年益以寇警民外
苦劫戮之慘内困兵餉之繁其間桀黠拳勇逋公販私
之徒輒復舍法從賊滋為民蠹故淮之疲為可矜而其
轇轕最為難治又今仕者之所聆而畏也往予之撫淮

也適冠始為菑民力已不支甚矣今予去淮已四五年予不知淮之可矜而可畏者其狀何也今年之夏予秋官曹郎會稽范君承命守淮將行而請所以為治予以淮之為郡辟之孱弱之人外有迴風不留食之病內有癰毒莫可忍之害偏治之則傷其一兼治之則勢不可意非人醫能醫之也必有神醫醫之而范君其謂之何雖然古法有云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然則穀氣者生人之原而病所從治者也即今有神醫者作非

不兼治也而治之必自迴風始予家濱海往聞海上戰常北訊其所以則曰下之人困於取財而從寇為鄉也故北上之人困於乏材而賞罰難操也故北夫以下方困於取財上方困於乏材而上吏之給一供不啻伯之四方往来之給一供不啻十之川汎觴濫之給一供不啻倍之此上下之所以益困而畔敗隨之者蓋穀氣薄也穀氣之既薄揭揭然唯癰毒之治則其人棄已久矣醫雖神奚為也噫以江南之壯實且爾而況淮之孱弱

乎予往有慨於淮不得良二千石相與戮力反本而圖之則其病必不可瘳今幸獲范君以往方人皆畏淮而范君以恬介獨得淮然范君惇大中堅有逺謀其於治淮益其人也不然淮南北之喉領也淮終不治將又有大可畏者存焉范君之行也旣先植其穀氣為之三年有勇知方捐其所自畏以釋天下之大可畏者又孰與於淮民之易異日天子徵神醫能造命元元安利社稷者非范君誰耶

別王尚涵序

余結髮共學忘形期許内托骨肉之誼而外承拂弼之交者則與歐陽文朝氏王尚涵氏為最而尚涵以庚子舉鄉試第一人余得踵上春官久不相離也則又為最二人幼貧食苦其道所經嘗肝膽相悉又最當是時二人方年少氣勁今忽忽皆年四十髮星星白矣前年丙辰余始以學諭就試成進士乃尚涵復試巳未不第亦復授華亭學諭以行邑之縉紳以為贈尚涵者宜莫如

余始余之少也騃不曉事覩尚涵精敏持重揆物中情㦤然而慕余性駘蕩多易好為往古之談覩尚涵之擇地後蹈擇言後發則瞿然而卻余入慕道德出悅紛華欲寡過未能也覩尚涵之揭揭自果成於少不易於強則茫焉以不恒懼三者余方資鏃羽於尚涵自視楬然無所用之也余又安能以無用之言而益夫有用之器也耶雖然物有之矣工之為輪也規之萬之量之權之既無不至矣然必水之以眡其平者何誠以水無心而

虛也故函牛之鼎萬石之鍾中實其竅則不足以入溪
毛而鳴巨梃而況於用乎周道之繇也以其廣也有好
計者曰人之廁足方尺之外無繇也盡方尺之外而塹
之人尚能繇之乎故曰九層之臺其下千畝尚其基也
馬之良也非不直中繩曲中鉤也自九方視之則曰此
法馬耳非康衢不行也然而以之峻坂則蹪是故君子
未嘗不揆物也而虛者通未嘗不擇地也而宏者遠亦
未嘗不自果也然蹶而後懲習而後調蓋屢遷之為善

也由是言之無用者固有用者之所為用也余又安知無用之言不益於有用之器也耶曩余之教句曲也走師而問焉師曰教不在學乎嗟乎敎固難言而學尤難言也尚涵夙為今少傅徐公所器華亭公梓里也公必有以語尚涵者矣尚涵往矣觀於水得東海焉景於人得少傅公焉聆於學得公之言焉進之為水鑑為鼎鏞為千萬人所厠足為康衢峻坂不易其轍寥乎為遠浩乎為大又惡知此之為用彼之為無用也嗟乎斯尚涵

之所為用於世者也余於尚涵分當為規不當為諛余言果奚以益之

別諸南明太史歸越序

始紹興諸南明君以丙辰對大廷天子親擢第一官翰林修撰縉紳榮之而君弗有也則退與二三友講求仲尼孟軻之道將大肆力焉既三年君得貤恩贈所後父封其母乞恩贈封所生父母如所後又得請告奉二母歸咸出殊典縉紳又大榮之而君弗巳也則又日與二

三友求所以肆力斯道者曰吾將山居而靜觀焉比部羅子鄒子侍御耿子及二三友咸有贈言令直為之序直常偕君試南宮凡就試者不下三四千人此三四千人者始嘗登等於數萬人已而得對大廷者止三百人而君獨冠獨能致殊典於其親是君固千萬人之一人也君之於親誠榮矣然觀之古今制科冠者不知凡幾人惟宋之吕王張文數公獨著使今有數公則又億兆人之一人也然數公雖著於世謂之聞仲尼孟軻之道

則又未也至近代羅吕二公迨今羅贇善公始皆有志於道蓋上下千百年數人而已乃茲復有君是君之為志固可以輩推而世計之者哉夫仲尼孟軻皆旅人耳而聞於其道卽不可以世計則其道果在於榮遇而已乎君又豈以一日之榮遇為足顯其親而已乎雖然自宋以來尼軻之道明矣然使人知皎然求之於心者自越始而後之學於越者卽未有能臻於其道此又何哉意者悟未達乎則既有敏識元解稱妙悟者矣説未詳

乎則既有廣譬博喻稱篤論者矣抑未有必為之志乎
又或不免重内輕外與尼軻之旨殊乎非直足知也君
越人也然則今日不溺於悟不耽於説有必為之志而
無輕外之弊用能光大越學以紹尼軻之緒果不以輩
推世計以顯其親者非君疇則勝之某聞之仲尼之徒
顔子至矣而其所聞為仁之目則唯曰非禮勿視聽言
動軻氏亦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而卒歸其功於集
義嗚乎此所謂尼軻之旨未始以内外異觀之者也君

將山居而求諸此焉則靜可也動亦可也異日出而柄世而君之復我者必不有殊於尼軻之旨而可以行者也

胡氏世叙

胡氏之先衛國公贇自金陵辟地来吉伯公霸居廬陵至資政殿學士銓而著仲公貞季公陽居泰和至屯田員外衍南城縣丞籛而著語在楊文節文貞二公載記中衍家南岡官至工部屯田員外郎階朝奉大夫所至

以循良稱與黄魯直友善倡和語在省郡志中又幾世曰太字宗元始徙今義禾田縣宗元公幾世為子忠府君子三伯曰雅字興詩國朝永樂丙戌進士未官卒季曰和字成樂成樂府君子四仲曰哲字亶明寶坻訓導以儒行著稱子爾極爾極府君早世娶月池彭孺人生子二伯曰行恕字民悦仲曰行恭字民敬是為謙齋先生

謙齋先生生六月而孤幼穎敏強記絶人不為兒弄家貧感奮常夜樵柴讀書忘寢弱冠作運甓論師陳公

異之令請於毋彭孺人為縣諸生而祖姑固止之曰汝孤無作業行孰為資又孰為若孃持門戸者先生泣下已之遂去里中嚴莊蔣氏為童子師因得備朝夕閒辦滫瀡奉彭孺人盡歡平時出必揖以告夕入如之晨起櫛縰伺寢問所宜若夜則張枕衾夏扇冬爇以時抑搔之竟後日力彭孺人末年病不能臥起先生率其妻蔡孺人更持抱之藥必親嘗溲必視色夜呼未嘗不在側也如是者三年嵗戊辰彭孺人終哀毁幾絶忌日必哭

以祭其天性篤孝如此彭孺人既逝家無儋石食芈半菽或竟日絶炊披誦坐中庭曠然若不記餓否也先生於讀書嗜古亦出天性書貧不能購則從其從伯敎諭君臣及所善蕭載沃者乞假手録至數十部由是博通六經子史下逮醫卜陰陽小説靡所不閲初得性理羣書近思録即手録誦曰此鄒魯正脉也遂殫思天人之際究極物理之原每有意會輒箋疏其義旁於易書詩禮行間家居稱引内則少儀及孝順事實爲善陰隲二

書語懇懇敦腎腸羣從子弟服行凜凜無飲博忿爭者四時家祠經費祗祀獨首族人率一歲閒不授徒講業必半之祠下也雅慕范文正之義田曰吾家作者無忘吾所欲為族人寓楚褭家譜如楚編名養生鴈二以歸曰有行親迎禮者得遞獻之衆雖迂其言不敢駁於時廬陵琅湖蕭氏闢義塾重請師乃禮先生敎之先生之為教也先孝弟容禮然後舉業雜體文科授之故其在門言辭藹藹如也體貌雝雝如也見者覘知出先生門

以是鄉黨延頸致之恐後始先生從授學者陳公名某篤行有矩度游其門者獨器先生而所善蕭載沃者即出琅湖敏辨有志操喜柳子厚之為文既連蹇鶩為卓詭不可目前人操行與先生異然相親友稱莫逆云少又與里中故刑部尚書郎周公尚化友善周公砥節剛廉居鄉獨推先生一日貽書及詔書裁抑生員私議其可否先生報書曰吾子校論吾儒者今日事甚幸教我與世俗議異然伏覩今上嗣位之初下懷材抱德一詔

布天下此則神謨睿算絶等於後代萬萬者若今須裁抑生徒冗濫一例遍天下此恐俳者倡和為兹無俚之畫豈宸斷之初心哉且今青衿冗濫固宜更張之日遂例裁定額以為尊聖祖訓非不謂躐也至於大邦千百中僅存其什一不至數盈而強小邑數十輩中不封其一二不至數匱而縮使大邦所出如小邦所存之上上者則在大邦何不幸之多也使小邦所存如大邦所去之下下者則在小邦何幸之多也假有希奇佐王之夫

挺出其後亦以例格而不得入則何以能無棄玉之嘆況大邦既黜之徒將襲籍来於小邑是導使欺君而翼於弊敗之風為甚者也以此廣材埤國豈不增撓哉僕則以為不如因人才為去取不以衆寡格因風土為希稠不以郡縣拘倘可為取士之效歟且窮居懷天下憂布衣談當時事誠莫逃出位之譏然因吾子論難輒次裁答亦柄世者之樂採也幸不為過其再書曰裁抑之說昉於青衿之子規免差徭請謁公事假私蹊以備員

名借冠服以圜齊民此則流弊之甚吾子所以齗齗言之豈不然與僕則以為周士之貴秦士之賤皆有繇來非可以一一罪士也夫提調教官造士之本也督學憲臣簡賢之綱也誠令在上者教育絀録首士以德行導士以公正則本端綱挈就有奇袤之人懷無狀之心者不得廁其間矣乃欲膠為定額以抑之不亦後乎且科舉之法未有悉今日者然而弊之不衰才之不昌則以荐舉之未行舉主之未坐故也夫欲導為射示人操矢

欲導為御示人執轡今盡以科舉而督實行是猶誨射而示轡誨御而示矢也豈可值乎是故科舉之外必行荐舉則篤行之風倡必坐舉主則憑私之路塞此不可易之勢可見之績也或者因謂士稽徳行則有封股廬墓轉用為欺之患此又不究其原而猥以俗議掣之也僕甚不然昔者三代教以徳行而賔興之若是則人當無完股而墓舍充郊鄙萬不爾矣漢舉孝弟力田又舉孝廉國初首重荐舉累累得名世士豈聞有殘軀舍塚

以規之者乎夫殘軀舍塚以規進非今獨難雖古亦難

也寡悔寡尤以得祿非古獨易雖今亦易也彼豈有輕

捐其易而重幾其難者乎且今悉不有此等人耳假誠

有此等人即賈名干世猶當登而揚之以樹標於末世

比之買骨以為駿招豈不可也今奈何遂以臆見拒良

法哉萬一今日能復此法則雖踵虞廷之比屋蹤文王

之濟濟不足難矣僕之區區袪弊振靡亶先於此為國

提祉不竟大乎吾子異日圖之周公得書嘆服且曰使

若國初薦舉法行則首詣公車者舍先生誰耶已而又擬為策問自代為對詞旨偉特一時并傳誦焉蓋先生雖伏蓬虆不忘當時雖行鄉閭要亦有所及非茍沾沾自好已也最後都御史王公講學虔臺其意指出入朱子先生心不然之會公道吉上書陳辨公曰待歸相見細講先生退曰昔之處士多遊公卿以相引重吾不為也遂竟不徃年踰五十意嫌遠出遂館族之陽田時孫直方六七歲挈以教又手録國朝名臣言行録授焉今

手澤具在館數年猝病中風輿歸一夕不語卒時嘉靖丁亥十月某日也得年五十有九鄉戚知者嗟悼涕下中禁黠者更為之痛曰嗟乎寧天斃我何殲乃善人先生生平仁愛無猜先人後已雖優隷禮若嚴賓雖戲劇臨之對必誠悃其容人慕婁師德有慕之者猝甚直面壁而已或延謝則歡然往雖曳止之不得其楮墨卷帙衣篋皆有常置倘迫無疾言遽色步履御用不可得亂也故人雖以莊見憚又皆樂傾其誠至指目之曰劉髦

先生也劉先生者永新人故學士文安公父質行悃愊出言為世口實與先生頗相埒故云故居扁曰謙齋又自稱謙謙子所著詩文旨遠辭暢頗類豪者吉水贊善羅公嘗讀其貽子帖題曰先生誨子以知行為學以務名為戒富貴利達一不置諸口斯言覩見其心矣書法鍾王勁逸如其人配蔡孺人宋安撫某之後生有賢德能始終成先生之高誼既卒歐陽文莊公為銘其墓生子三伯某是為晴岡先生仲某季某皆早卒女一適同

邑南溪蕭肩仲歲庚寅附葬廬陵某都之小江邊祖塋

園乙辰向晴岡先生天鳳字時鳴貌皙白適雅自童逮

壯未嘗就外傅獨受學父謙齋先生謙齋先生先授小

學孝經稍稍通記始授四書詩傳以貧故未冠出為童

子師讓齋先生悔曰吾不忍貧令兒子奪舉業不可也

於是先生復專業舉子數年里中故刑部郎周公延之

教子姪眂先生所為偉之先生天性介特既内承嚴訓

又得周公觀摩故其行益方格不可犯卑視儕俗之懷

忮機利者里士有機利自喜先生恥而絶之退著蛙説以自廣嘉靖癸未年二十八補邑庠士時家益窶食益繁乃出館虔州之蕭氏又數年館雩都之袁氏袁氏有士曰貢號稱博通獨與先生莫逆相期許而雩士又有何公秦黄公宏綱皆學於陽明先生最久稱高弟日過從論學曰聖人之學貴反諸心不事窮討先生初不然之已而疑半信半時冬夜思家慼更鼓之失然後釋然信曰陽明先生之學益獨有本矣於是著自信篇

曰余家雩陽冬暮思歸中心怦怦怦怦靡有定也乃夜
從友人家劇談久之返舍已漏下三鼓矣既返踰時而
右寢若熟寐而後晤既晤而聽猶三鼓也余曰噫何三
鼓之永也久之聞鼓聲已四下余復就寢又若熟寐而
後晤既晤而聽猶四鼓也余曰噫何四鼓之繆猶三鼓
也余乃攬衣起坐覩牕櫺隱隱有光自計初寢夜且踰
半今其時愈久矣東方之白豈非將昧旦耶而司更者
繆盩若此使吾為令必笞司更者為上吏必詬為令者

於是起而步於中庭眂牕櫺光則月色瑩瑩然白也已而憶曰尚未鳴雞耶詼之僮曰果未也又詼鄰壁亦曰未也余乃正襟危坐俟之良久才聞五鼔頃之雞聲始喔喔然浹耳矣瞿然悟曰吾過矣過矣夫司更者始非加疾也以吾劇談而忘其永也故疾後非加永也以吾憂思而望其疾也故永心之歡戚以意遷時之疾徐以心移是吾且繆盭若此奈何以罪司更者哉使吾誠為令也而司更者是罪誠為上吏也而令是詬焉則吾之

繆盭不尤為甚乎吾是以知心之所係大矣故一塵眯目則天地易位一指塞耳則鐘鼓失聲苟由吾繆盭之心以察物而窮理是猶眯目以求上下之分塞耳以求清濁之辨也不可得矣故鑑誠明然後妍媸别焉衡誠平然後輕重異焉人心誠定静而安也然後至理得焉故曰唯深也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能成天下之務不然未有不繆盭而妄欲罪人者也余於是信陽明先生之學葢獨有本矣今夫靈哲煌煌萬理從生物眯以塞

病孰為甚曰饑渴之害莫甚焉孟子曰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也噫是予存心立本之始也吾於是著之篇以自信且以告諸同志請事終身不敢怠棄於是先生慨然發憤反出諸宿學者尚矣館暇則從何黄二公及諸同志切劘退而静坐黙觀雖夜不輟讀書唯紬大旨為舉子業貴發其精意不為訓詁又著理論其畧曰後儒所以異聖學者惟以理為外者之弊也後儒既曰性即理也而又曰在物為理則謂性

為在物可乎旣曰在物為理而又曰處物為義則謂義非理也可乎又作常勝論散佚不傳戊子冬謙齋先生病中風暴卒於家先生奔歸痛哭欲絶終身以不得永訣飲恨言之未嘗不隕涕覆面也乃著思親記以自警其言痛切觀者感動庚寅冬先生旣襄事復如雩都究異同於何黄二公蒸蒸乎造宏深矣壬辰雩歸病痢醫者投以熱劑遂病瘵癸巳之臘月十日先生辭世終矣得年才三十九臨終語不及家惟痛恨不得終養老母

而絶先生生平以學古為期濟物為心其既聞學也則以孔孟為期以不愧屋漏為功以得其本心為的以一物不得所為恥以恭忠敬為日履其再至雩也其氣春融其色玉瑩其謦欬如金石鏗鏘其遇事如遊刃而有餘地其人之接也如登臺飲醇莫不薰心戀慕而交稱其誠也一日著新履行道上有荷擔者擠之泥淖履盡涴乃族人從旁欲毆擔者先生力止曰彼非故也誤也麾其人速去之先生從邑庠歸天未曙憩鹽水嶺之石

上見一人卧石側皰皰然酣也袖有物隆起先生懼人掠去乃偕僮候守抵曙視之即其族子鬻産金以輸官者也先生立戒遣之先生居雩三年其及門士唯令袁侍御某周訓導文最諸生文嘗從游山寺見一人病瘘攣躄踊地旁一人曰使得一金謝我我有竒方起之先生為探囊不及一金與之同行者曰是安能待其起而驗之耶先生曰吾聞言不自巳吾又安能待其起而驗之耶文一日侍行問曰令人視色輒動心何以止之先

生曰令人子女雖容未嘗不愛然未嘗有不善之心者
一體故也若能視天下色皆子女也何動心之有先生
言行類此以某年月日葬坤塘大隴西盤形之原負辛
戌面乙辰娶里中漆田周氏子三長即今湖廣按察司
僉事直是也直字正甫第丙辰進士初授刑部河南司
主事以三年考陞雲南司署員外郎於是先生蒙貤典
亦贈為刑部雲南司署員外郎次諒字誠甫邑庠生次
問字闕甫孫四人順字進道庠生顒字進達顯字進通

頹字進迥

龍洲稿序

予方捉髮好攻文詞至厭棄舉子業久不録歲丁未既壯始有子雲悔少之嗟故所為古近詩多散落不記存賦二首竟亡逸丙辰官上都庚申出補楚臬歸檢故篚及門弟所藏讀之如隔世語追憶夙抱似亦有所寓寄且多野人之況因令存之間涉靡治如白紵諸詞促為削去題曰龍洲稿龍洲在余邑南二水夾出廣袤五六

里中有各故姓菓園花榭修竹巨材迴塘疏澗槿籬棘

巷翁葱莽蒼負勝而與余少與數子者讀書其上雖去

餘十年心常到焉故自予未試以前雖有四方之作咸

附是編表歸志也詩文凡若干首如左辛酉二月日識

華陽稿序

華陽者金陵句曲三茅山之第一洞余昔仰禄教句曲

盖三登三茅山焉山殊無奇詭獨華陽洞幽勝志稱洞

與江通山擁波下上故昔名地肺洞其竅也自茅盈後

若左慈陶弘景之徒咸依洞居余雅遊輒徘回不能去
然時方温經治章句應南宫試因有覲於聖人之旨誠
不欲殫精於詩所作詩僅八九首遂題曰華陽稿云

白雲稿序

予不喜弄翰躑躅二年矣丙辰官上都覲詞家學士麟麟
稱盛又方為社會雅亦引予予故以病自卻然予獲在
西省省居禁城最西其入則陌紆而逕窈兩廊榿柳夏
春交蔭諸分司咸有砌草盤花甕魚怪石修竹嵬松碩

栢古藤稺蘿蔚蔚夭夭與塵案敗几掩抑宛若古刹其
南有白雲樓樓北瞰上谷羣峰其西西山也予雅與二
三子卧省闥經旬簡出四時相羊登樓四眺若可攬結
日曛若綺雨霽若黛雪晨月夕若白虹素練東與黄屋
縹闕相映照卒然遇之若依嶠壺而覩神宫夜則乘月
步庭階隱約若在林麓當休沐偕出西直門尋各名刹
步溪流登西山往往直冒幽耿輒不能無感發吟咏或
酬贈追逐間作咸歸寄情而已始雖有求工之心然知

終不能工竟亦置之弗為深求因并録存曰白雲稿比部古稱為白雲司因以名樓又予懐也故云

唐詩律選序

世多以律詩為非古予獨不然詩之古不古不繫於體之律不律也辟之求古人於世將以其質行耶抑以其狀貌耶如以其狀貌則必若植鰭削瓜然後為古人可歟其取冠服字畫皆然有聖人者出雖貴麻冕而用必巾幘雖貴蝌斗而行必真草夫豈聖人不好古哉以為

取古於裁製點畫固不若取古於頭容心畫之為真也其於用詩何獨不然詩之作義取含蓄溫厚足以感人而體製次之今世唯騖詞葩體奇以為勝其於感人之義咸蓋而不彰漢儒議司馬相如勸百而諷一者以此夫相如之文體古矣使皆勸百而諷一則又何以貴為予與郡人鄒繼甫官西省政暇間取唐人律詩删其繁猥令吏人録為四帙相與讀之往往有當於心者若今世所共道者不假言矣其他七言律如張燕公云空山

寂歷道心生虛谷迢遥野鳥聲張曲江云遺賢一一皆

羈致猶欲高深訪隱淪王摩詰云為乘陽氣行時令不

是宸遊玩物華五言律如張燕公云山城豐日暇閑戸

見天心忽有南風至吹君堂上琴岑嘉州云勤王敢道

遠私向夢中歸儲光羲云恬澹無人見年年長自清如

此語其幽懷忠抱雖千載猶能感動其於古三百篇之

義何以加焉若獨以其律體而異之是專取狀貌而不

貴頭容心畫也豈可格乎昔王荆國選唐詩百家後自

悔曰費日力於此良可惜也予與繼甫游而詠之未甞費日力焉因并叙其意以歸繼甫

送履菴萬公赴江西憲長序

某甞從武進唐先生游則聞履菴萬公詞藝為勝鄭大司寇聞之曰其政事益兼優云時公在湖北某方被命為同官或謂公已有休疏某盖惝然戚也尋聞疏上不報乃翻然喜辛酉春某至湖北公一見語合歡若平生久之盖知公之為有道士也詞藝政事祇緒餘耳已而

同寢食接舟車事至纖巨重輕唯唯否否雖不語亦合其相期也非獨某不可一日無公而公亦不欲以一日去某也公治湖北期年首先敎化痛抑貪吏導以廉恥公私往來宿所溢費盡汰而令甲之懷撫苗民動中其情故自公所在獄無滯因驛無濫供吏不敢為暴閭閻安堵流民襁負不煩秉戈而苗土歸者至萬餘指天子獎賚有加自他人視公雖一楮疏不煩民一夫騎不使盡力以為難而自公行之自若也是歲夏公以資遷為

江西憲長以去而共事兩憲副若南昌張公臨淮李公與公游從尤習咸不忍別相屬為言某以公之還也其喜也同而憂也獨公連疏請休今操柄者能陟公以獎恬而又適在予省固某與二君子之所同喜也然公行則吾身遠於蒼蔡而湖北騶失保母其為某一人之憂豈可勝道哉然則公當有以處某而某又奚暇以言溷公也且使某也告公以職事之內則公所有也某不必言也使某望公以職事之外則勢所難也某不當言也

雖然公固今之有道而望於人者也古之人曰達不離
道故民不失望今者號稱有道享一時之望天下唯恐
不為大吏作而為大吏也則斯民竟失望何哉某嘗有
大憂於此而非公則誰為言又誰為慰彼有道者以為
不曲而通則道不行不知其曲而通也未嘗不遠道而
病於民也民病而望失焉又烏取所謂行其道哉孔孟
非古之有道而望於人者乎孔子於佛肹公山欲往矣
然所之不三年淹又何其遠引也孟子嘗後車數十乘

矣然萬鍾不以槩受又何其介然也孔孟烏有以變通而先失所以為行者哉夫孔孟之不忘天下視衆人什百也然得之不得而猶曰有命而況衆人乎然則衆人豈欲踰於孔孟者耶其皆未忘上進而不知命也耶公學乎孔孟其道上退而不上進詞藝政事雖所兼擅猶粥粥焉懼人知而名之公之往矣作而為大吏其不離道而荅民之望也决矣公豈獨為吾黨慰且為天下慰公其無嗜退不返也而又令人憂

督府董近淮先生疏稿序

有為進西崑之璧貢南海之珠者焉有為漕江東之粳運關西之粟者焉二者其孰良於用乎曰子不聞昔之人有握珠璧不得食而斃者未聞有積穀粟不得珠璧而飢者也當其燕豫則庸瑙嬖媛貴家紈袴之子寶珠與璧何啻千金一逮窘急則珠璧豈可與穀粟同年而語哉有用之與無用不待較而明矣君子之獻言於君也亦然著封禪之書申與引之論非不有宏詞爛説馳

騁天下之巨麗絢然如西崐之璧南海之珠然使人皆
循其詞以陳事於上則上必不能曉辨以有行皆循其
詞以諭事於下則下必不能曉辨以有承雖自享以千
金之價其無救於生人之枵腹也久矣則又將馬用之
信陽近淮董公以節鉞鎮川湖貴三省暇日出其疏稿
示直因命以序直伏讀嘆曰若公之言則誠所謂漕粳
運米人得食之以寄其生者也異夫世之聚璧珠以蠱
時人者矣公自辛丑起家進士兩為令民食其德咸為

之祠及晉為御史視鹺兩浙移按貴陽陟撫延綏政績多顯白今總督川湖也則逆酋授首而膚功適成凡此公皆豫疏於上已而奏效不易其畫辟之朝而食夫人也則朝生暮而食夫人也則暮生其鑿鑿乎有實用於當時盖讀其疏即知其政不假論也予獨以寬海禁一疏則當時讀者或未盡悉未嘗不為掩卷而嘆公之言曰海隅窮民無田可耕若居者禁不下海下者拒不入關彼豈肯俛首就死鳥窮則攫兎駭則奔此嚴海禁之

隱禍也已而數年之後公言一一皆驗其極至填人於
壑連結數省之禍竭東南之血髓到今而未已噫公之
言用而福未用而禍碎如饋之穀粟食則生弗食則不
得生存乎其人而已公又可少乎昔者賈生欲分割諸
侯王消未萌之禍當時弗能用已而主父偃舉之而漢
室用安今公以名材簡陟方未艾又安知不自究其用
而無假諧偃之言乎直於是知君子之言必為穀粟之
可食以生夫人使誠足以生人即或以斛珠而易斗粟

吾不與也

壽總督中丞近山羅公序

國家涵育無類函夏内外訢訢恬謐生理之極唯楚西南連蜀貴陽萬山巃嵸攢戟剌天巖谷䃰谺箐薄翳阻間出平陀人獸蕃育則昔所稱苗鬼西南夷之鄉魋結蝟聚間山編屋貌人性獍慓輕易亂一不可意動相鏦剽猱奔蠆擁不可櫛理酣怒豪吞劉我邊氓雖屬羈縻實作不憓逮於庚子辛丑之年剽肆日猖朝家始議遣

重臣出督楚蜀貴陽兵事開府沅水之上授以不御之
權繇是奉聖天子威靈芟夷斬刈如解髖髀如搏虬螭
既數年而稍定已而屯戍設哨星羅棊列如障逝水大
勢浸息滲沫猶滋又數年而始靜方稍定也邊氓咸曰
吾民幸哉更生而未逮安生吾督府謂何及始靜也邊
氓又曰幸哉安生而未逮樂生吾督府謂何歲之壬戌
今大中丞總督南昌近山羅公適來鎮撫而容山小醜
方就奴纍羣夷仄立且震且疑公至則下所屬各條利

害採擇可行著為令甲耳目不怠昕夕有程節靡簡苛堅壘導廉汰弱易窳飭藩銷萌將必遴驍哨必歷久鎮扼其衝苗雖獍也不絕以獸聽民交易無相紿敘於是車轍之邇旬月之迅文經條達武緯恢章德施廣密聲威旁邑民恬耒耜士狎鋋戈將卒無私漢土輯和近臨夜郎邛筰僰人西極冉駹南帶粤猺綰轂昆明貢獻相望昔在撻武之君三年始克漢戈船將軍屢出之不能收者公一旦緩紳而坐撫之魚魚然畜也詵詵然馴也

頹乎若髖髀之迎刃而解也游乎若虬螭可引係而豢
也寂乎若淵渟之不波雖滲沫而不為溢也山險斯夷
水與斯明千里旄倪咸忻以躍曰吾何幸獲樂生矣匪
我督府孰胎孰成何以報之願永千齡而午月之穀日
實為我公初度之辰湖北各屬大參蔡君兵憲李君都
督石君參戎洪君李君梁君申士民之請乃航五溪之
水俎明山之簌登獻為壽公曰唯聖天子大德曰生宵
旰靡寧斯繇以致我何有焉羣屬不已授簡末寮某撰

述以晋其乃為公誦江漢之詩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壽又為士民諸大夫誦魯頌之詩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於時上下永貞同禔於治如天生而地成靡有疏數靡有竟既豈唯遐壤食福匪替

西曹集序

始予入西省省中稱山東人李伯承嫺詞賦而伯承語予輒推轂郢人高伯宗當此時兩君結都中文學士為詩社稍亦引予相從好日篤然予稔病才詘間睨諸君

搦筆席間咄嗟成篇往往縮朒不敢進予又與伯承論相抵伯承重氣骨喜瓌壯語予以氣骨尚矣而神韻先之辟人之生有傾然魁碩鷙颷虎視叱咤風雷者至扣其計畫無所之則何取焉假令志意摧三軍智勇饒王公雖身不七尺或狀類女婦子其烏可尠哉是故人不專傾碩貴在神智詩不專瓌壯貴在神韻雖然世之語神韻者希矣伯承聞予言或然或否至相與共讀伯宗詩則又未嘗不交口同然目相視而笑也豈伯宗與予

二人所稱道庶或有兼之者與予嘗塊卧省署伯宗時
叩寢縱論天下大計自負其奇不肯與世比方廞臣竊
覸柄顧指中外士伯宗獨據法裁其私人屢堅請不回
又嘗贈言事者詩柄家大銜遂因藩封出伯宗為右史
時予先佐楚臬進伯宗郢上相與道舊引滿盡歡出詩
數篇皆洒然冷汰於物無吊湘之悲已又出西曹稿指
曰此非子與伯承曩所然可者與伯承既叙之矣子寧
獨嘿乎予聞楚有杞梓不用棟章華而置為棧麗禪榜

其文采猶炳炳著也他日匠石顧之始徵其餘材為棟今是篇固伯宗之炳炳者也惡覩其不徵於匠石者與予因述疇昔伯宗修業之勤并逮其大節若此覽者不為膠體而談藝局藝而論世也則庶幾哉知伯宗矣

刻擊壤集摘要序

予既以致學而又苦病侵時時思歸田野以求所未至適同郡蒙山陳子與予同官川南而又同此懷也則相與追憶唫望無目不在青原白鷺之濵匡山湓浦之間

且云吾二人者非獨歸也葢將有大歸焉暇日取古人歸田詩共讀之以寄所懷多見其有激而云獨淵明之作可謂夐矣亦終不免於杜子美枯槁之譏予二人者雖愛之咏之而未足以盡當其衷何則以其猶有人之言者存也一日予為出堯夫擊壤集眎陳子陳子手而讀篋而玩踰歲復予曰吾讀他詩非不如珍羞可口然似有遺旨焉讀此詩則知天下無遺旨矣異日水邊林下舍此奚歸因相與摘其要者將刻之而屬予以述其

故予少聞先師歐陽公曰堯夫聖之樂者也今讀其詩然後知先生之樂非常樂其學充焉爾矣先生之學非常學其幾先焉爾矣幾先故體微體微故應妙應妙則化而順化順則達而充夫旣充充然達矣然後能交食於地而交樂乎天故樂非欲言也而不能不為言言非欲韻也而不能不為韻韻非為詩也而不能不為詩今夫大造至矣唯剝而復乃見天機始胎而姤姤孕而震震上坤下雷出地奮庶物馮生此先生之所為矢詞而

成篇也予雖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況能與於其幾也哉予將以晚節師淑先生之萬一以庶幾所為歸者非陳子其誰予挈之雖然大音不嚮大羹不嗜久矣摘而刻之者匪獨為予二人水邊林下之計亦將有和而好之者矣或以其辭非漢魏調非盛唐則又如九方皐之馬吾知其千里而已而詰之者曰是牝且牡耶驪且黄耶非惟予不能言亦不能知也

刻喬三石先生文集序

文章之作何近代品議之異乎蓋近代作者闇於大道
而專倣子長以稱勝其語人曰是規矩在焉其實襲也
夫古之文衆矣子長與莊荀孫韓老左凡六七家咸未
嘗相襲等而上之讀彖象者若未知有典謨讀雅頌者
若未知有訓誥讀語孟者若未知有繫辭何則彼文者
道法之所出不得而襲焉故也譬之為居棟角肖也然
各一其材今曰阿房靈光材最古乃採截而益之亦曰
規矩在焉可乎今夫規矩各一物自巧匠運之為規而

員出焉横之為矩而方出焉故規矩者方員之毋也而方員豈規矩哉是故道法者聖人之規矩也道法備而文言之以詔諸世此聖人由規矩出方員之跡也方員之跡無定體故為典謨為彖象為訓誥雅頌不可窮極執之則室子長之雄健則亦方員之跡見乎一體而巳乃獨逡逡焉執子長以為規矩而襲用之是焉知規矩當時惟何大復力爭之惜矣知言如大復而早世未酬也關西三石喬公自少為大復督學高第故其文雖不

頫倣子長而實鬱然有漢人氣考其人悃愊介特憂國急民厚倫樹風瞿瞿慕道法者也讀其言可見公他行具予友孫淮海君叙中獨其一事世罕聞方嚴氏盛時天下名人無不序鈐山堂集者徵文逮公公遂引避不復仕若公可謂壁屹偉丈夫矣公又豈肯承他人涎嗞緣襲為文者耶淮海擕其集入果果守慎齋伍君又公督學高第弟子也將翻刻於果而屬予叙之於右

南富王氏續修族譜序

方子齡齒已知邑南富王氏族屬繁熾至捾髮侍海陽尹自齋公常德二守劈泉公自齋方格恂亮劈泉宏濬明懿一見咸以古聖賢之學見屬予時喜葛宕莫入也後又與自齋公家子貢士仁卿姻婭因謁其伯父太僕修齋先生覩其儀刑癯然長者繼與子敏侍御同年子薦太守惟弼令尹同試南宮三君子語余必以學而余亦下上切劘不敢自委放余然後追嘆自齋劈泉二公之逝不得復相從為可悲也今惟弼與余又同宦西川

荷麗澤有加焉而惟弼乃緘其家譜示余曰此修齋與半峰郡伯續編屬為之序閱其先世自唐荷山長者邁種潛德肇居連嶺奕世有明逺翁始移今南富又再世生明道美道二公當宋之時二公子孫蟄蟄麟麟昌家勤王聲光已爛江介到今七百年内井竈第宅蕃數萬指冠綏鼎甲侍從方面兩泒埒峙煜乎盛矣乃以余所覸則又特異𡚁王氏之盛自太原瑯邪勲庸文藻非不都麗然未有翩聯以興於學若今南富諸君子之衆者

也夫學學為仁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身而莫先於親親今惟弼與諸君子訂譜敦宗約範嚴飭以興一家親親之義偉焉乃又有循政裨於民物其學非沾沾者倫雖然予嘗見自齋磅泉恒有憂先天下之志而未之酬諸君子繼出譽髦任重彌力寢明寢昌雖以仁壽斯世訢合天地而族萬物可也然則大王氏之學者自茲譜始予故樂為序之

刻督學集序

道原至一而散見於至不一是故以至不一求至一固不可得以至一而拒至不一尤不可得何者至不一者固至一者之無為為之而不能不為者也不覿日與月乎貞明之體至一而散見於下土雖寸壤尺波容光隙地莫非明之所被夸父逐之於隅谷犀牛矚之於兩角固不足以得其體然謂下土與隅谷兩角所見非明也乃欲截而拒之以專求於無所被無所見之間則亦將二而違之矣是故苟不得一則雖塊立尸居杜機忘言

固非一也茍誠得一則天地之持幬日月之臨照山川之峙流庶物之馮生吾得綫而論之無非一也上之二帝三王下之九流六家内之六經外之諸子百氏巨之家國朝廷郊廟庠序貢舉饟餉軍府之制細之禮器樂舞少儀内則藥工場師稗官小說之故吾得綫而論之無弗一也古今之學術上下之政治吾得綫而論之無弗一也然而一之一也易不一之一也難予不能知一而幸友於淮海孫子方予與孫子足未相數言未相洽

駸駸乎合矣已而足相數也言相治也不知孫子之為子子之為孫子也孫子生神頼長學於道林子視其氣杜機忘言弗諜一光至讀其詩文凡數千萬言達於天地庶物究於帝王辨於諸家放於上下内外巨細尤嚴於學術政治而皆出於幾微之所絃其韻不假揣度而靡不應律其辭不煩比擬而靡不合軌予知孫子之無為為之而不能不為雖千萬言無言也進乎一矣孫子晳學闕西門人嘗刻其詩曰晳學集今台山邵子刻藏

保寧者增文類復仍其名豈不以孫子悟道得一自居關中寖盛也夫孫子名滿天下而莫逆莫予若序而傳之以明孫子之學非予誰耶

刻正學心法序

學術之異同非謂近代葢自孔門而已然矣孔門弟子唯曾子子夏最少至晚年各以其學為列國師葢曾子之學一貫自得而發之大學以傳子思孟子孟子之後凡幾千年始續於濂溪與明道子夏之學篤信聖人其

言有始有卒意以末為聖人始事以本為聖人終事故傳其學者能遵聞見謹器數今著於記者可考波被漢儒而訓詁繁增太史公稱當年莫竟其指屢世莫究其說者蓋其極也已而浸淫晚宋到於今而盛行故二家之學皆出孔門傳及後世而異同相訾何哉蓋為曾子之學以由本達末為序為子夏之學以溯末探本為序由本達末者心外無理而物無不通也遡末探本者索理於物而求通其心也是故本末異序心理殊觀而異

同之訾興焉此豈一朝夕之故哉當子夏在聖門夫子已詔之曰無為小人儒夫子夏豈若後世騖利小人哉蓋警之無為小儒也已孟子論北宮孟施一曰似子夏一曰似曾子已而又曰不如曾子之守約則學之大歸益已較然辨矣明道以後作者非一然斷然示人先本後末反求諸心則未有顯赫如近日陽明先生者也直長不知學方壯遊南野念菴二師與聞先生大旨弗克自決及讀濂溪無欲為要之語已渙然矣已又見明道

述天理由自體而得又曰不可以窮理為知之事曰天理具備元無欠少曰以誠敬存之不待防檢不須窮索其訓致知格物曰物至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又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欲則亡天德然後益信陽明無一語不與濂溪明道合其遠接孔曾以上遡道心精一之旨復何喙焉乃摘取三先生語彙之以時觀省葢自知其贅而未能已兹者柄學蜀土日語諸士雖興發頗衆猶復牽於文義有若予昔之不決者同

門高泉謝公謂曰子盍以三先生語刻示之聞之今撫
臺二華譚公公曰此正學心法也遂以名篇廵臺近菴
李公重嘉題之乃屬果守愼齋伍君入梓因以二師諭
學數書附馬直因序其所繇為諸士勗嗟夫諸士不予
信而信數先生不數先生信而自信其心可也然猶有
懼焉學莫辨於本末尤莫辨於身口學墮諸末不及反
本猶懼其牿若墮口耳則將奚捄此又直之反躬自皇
而重望諸士也

賀撫臺三川劉公晉陟少司徒序

事變之興非一日成也蓋必有積而醞之者焉甚難定傾遏劉保大發噓噏之猷而樹瑰雅之烈亦非一日成也蓋必有待而藉之者焉益州之部三面阻夷不隔一塞自邛筰以東冉駹稱大綰轂夜郎也黔相牙其間皆土夷酋長及江介逋逃所為都宅而竄伏者非一日矣其俗雜氐其民易動而難戢旋撲之則振起而衆綏治之則虎負而深夫既綏之而醞其禍矣然欲以一旦戡

定而殄戮之非誠文武忠猷任事之臣何可幾也唐南詔之亂得李賛皇乃服宋李順之變得張忠定乃安國家往為藍鄢寇劇至司馬彭公西来乃定越兹五十年矣復見今三川劉公嗟乎此豈非所謂待其人而藉之者耶公之始臨也支羅扶冉驍之泒憑虎負之勢抗命已五六霜先時備兵憲臣莫敢孰何唯日撻我民蕘洩賊忿賊視而笑如是者數年去年八月公議親征有司猶上書諷上公愁然曰吾弗往則臨敵將佐何取進止

維時九月之初秉鉞東征某不佞覩公文武忠猷可動鬼神贊曰行其揵乎公果夜夢巨神仗劍叩寢告曰吾為若殺賊公占之曰是必神翊予破支羅也詎謂白蓮黨從中崛起神乃翊公而戮之耶白蓮黨者故妖賊張寅亡命潛秦晉蜀地糾煽為逆積數十年凡一省中從者不下數十萬而蜀蔡伯貫者亦魁傑也蔡之徒策曰重慶蜀壯郡吾出不意破之則與支羅連坐遣一酋擁兵北取漢綿直薄成都其先置者內應舉火則全蜀定

矣不虞公提重兵臨重慶若從天降潛伐其計不得逞
攻破旁州縣公立命中軍受方畧分兵擣賊賊見有絳
衣巨神遂敗乃盡根株斷之而先遣伐支羅兵將亦以
是冬盪定俘斬至不可勝紀蓋未半年而二巨寇盡平
寇甫平則公晉陟司徒之命下矣或曰公歷卿佐舊矣
往權家燀赫薰炙而公獨外出乃茲始從蜀臺晉令秩
則前之拓落而艱闕者固為西川待之此豈人力也哉
其天也夫而西川人士與官西川者何其幸與以某竊

觀公才猷近賛皇剛决近忠定然敬寡屬婦塱墨作廉退然以民隱攖念宏度虛衷從善如流溫恭而有禮則於古人不知孰後先嗟夫天之所以待公者益又有大者存焉於是凡西川在蜀三司咸曰吾黨被陶教席勛猷非欲一日舍也然又無能奪乎其大者則授簡小子某敬為之言以發其眷眷又為天下賀其待之大者故序

刻武經七書序

直嘗慨古軍政司馬法不傳而孫吳獨以辯譎徼稱武經非王者宜用有長老先生哂曰子無異也夫易傳戒機事不容孔子貴好謀有成兵家多算勝少算不勝此雖黄帝太公不能違也而况後世乎方猾夷之剽攻巨盜之盤噬羽檄交施主震民摇師興十萬日費千金存亡死生嘘吸霄淵而將兵者不有奇算密畫以取勝敵乃曰我為王道是不仁之大也黄帝太公之與孫吳非異其法異其心也心之公私即道之王伯分焉子烏得

廢其法乎久之目擊倭虜為變一時諸將敗衂漂血千里其間非無鷙擊飈發之士而傭帥寡於客策愞夫詘於先發往往為賊計所乘然後知孫吳之不可已而訝上之人之未有以教也孫吳之書具在世之武冑有終身莫諳其名文者或諳其名文矣又止於墨誦應科竟未能有皎然試之其身者則何殊吾黨之誦孔氏而未能身明其道者也夫孔氏之能興治已亂至明也人不能身明孔氏而治之莫興亂之莫已則尤孔氏之不效

是重誣也今之誣孫吳者亦然以不教之將撫不鍊之兵一旦事起上下靡從徒使文臣輟民務以經武事齊民既出食食兵矣乃復荷戈而代之死以至近募遠徵莫非朘閭閻之膏以填其腹蓋寇未殄而國已先癉矣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則以不教將之繇弊也而談者乃咎諸時勢將卒之乏不亦左乎侍御近麓李公承命按蜀曰吾所按惟文武大事而樹風正表既丕振斯文矣又念蜀地近多故而武弁坐遐僻無從得書乃屬

閫司管君某陳君某刻武經七書遍示各將佐而屬直
以引其端直因述其旨為執事者深屬其六韜非出太
公穰苴尉繚文非古兹不遑論著

瑞泉南先生文集序

予自童喜攻文詞騖為奇詭不肯休頗自矜嚴以號於
人曰古詩文法當爾也比壯有先生長老訓之曰若小
子奈何以萬鎰珠彈飛肉不可還以連城湛盧闘錦石
不折則闕寧不惜乎今夫人至靈者心也而道出焉可

以三天地首庶物自陶唐氏得之以協萬邦有虞氏得之以光海隅三王得之以式九圍清四海尹陟得之格皇天周公得之興禮樂孔子得之卒為萬世師繄其大哉奚啻萬鎰連城而子小用之奚翅彈飛肉掘錦石吾不暇為子笑且為哀之予始聞搪馬若有阻也而問曰文終不可為乎曰文者聖人之所有事也吾告子以協萬邦光海隅式九圍清四海格皇天興禮樂師萬世文亦至矣聖人奚不為文哉且子之所謂文是猶女歸刺

繡文之工而未覩山龍火藻之從生是猶宋人雕楮棻之奇而未知徂來新甫之松栢之為真也是奚足語文
子不見自漢司馬相如工富麗中人心髓延及魏晉六朝凡數百年刼奪不可巳甚矣哉其禍天下萬世之蠱毒也子尚攘攘焉慕之以夸𢿱於人仁者固樂為乎予於是惶然汗下口禁不能言又怳焉若有醒也巳而悔棄所習凡有年矣雖未得於道然灼然知蠱毒不可近又未嘗不自哀且以哀人雅聞渭南瑞泉南公少喜詞

賦日為數千言既守紹興偕其弟姜泉公聞陽明王先生語學遂悔棄其宿習奮志求學益有先得予心之所同者當其時王先生始以學倡東南要歸於本心正所謂三天地首庶物者而信者尚希公生關内居西北為辭賦藪乃一旦棄去變而之道豈非所謂天下大勇者哉公既聞學以書抵其侣馬西元溪田諸君挈而之道諸君錯愕不能决第稱公之言以為宏大不知公既澤於道而文之猶之覩山龍火藻自不屑組繡樹徂來新

甫之松栢者固知楮葉之不足矜也先生既終之幾年姜泉公裒其先後詩文得若干卷已付之梓姜泉公之子叔後予友也以序見屬予考公方強開道未傳年而逝孝友之德循良之政風被四方久矣向使天假之年公所就不可涯進則格皇天興禮樂退則求為萬世師無不可企者悲哉已矣茲集之刻俾世之彈飛肉掘錦石而矜為組繡楮葉者讀而思之慨然感於公之大勇咸有得於大小虛實之辨則斯道斯世之從繫不尠小

也序惡可辭

別趙堯卿序

果州趙景雍堯卿少慕聖學遊庠厭舉子業求諸物理茫無入又厭之遂偕其友二三子者去而學仙釋既獨反正閱十年矣適予視學按果乃介其子庠生從吾者從予訂學無一不契時年六十餘而志彌勁而功彌殷予以病致歸堯卿買舟浮江別數百里外請曰雍也幸有省又安得令二三子翻然歸乎予仰而嘆蹙蹙然而

惻曰吁哉難言夫二氏之於聖人不異於異而異於同今世儒守吾之粗而異攻彼之異而粗非不厲戈矛嚴藩塹也不知肘腋之士方退考其有同而内顧决裂靡所從歸則又安得不舍而趨之乎是則世儒之驅之也久矣吾與子又惡能使之歸哉雖然子不聞之有天者有天天者有地者有地地者二氏以為吾得其天天地者足矣吾焉知其他不知聖人得其天天者以成天地者足矣吾焉知其他不知聖人得其天天者以成天而物無不覆得其地地者以成地而物無不載是故二

氏之私不如吾聖人之公也二氏以為天有時隳而天
天者無隳地有時裂而地地者無裂吾得其無隳無裂
者足矣吾焉知其他不知聖人雖物無不覆而不隳者
固自若也雖物無不載而不裂者固自若也是故二氏
之偏不如吾聖人之全也堯卿盍為吾告二三子公者
聖人之所以盡性者也全者聖人之所以至命者也二
三子全性命無以為則又惡能必為其私且偏而不為
公且全乎是故善辨二氏者辨異於其同吾知歸者之

不獨二三子也此予之所以别堯卿者也復何言

梁陶貞白先生集序

夫性命之精不以生存不以死亡故老子曰死而不亡曰壽其謂不亡非後世名與教之云也彼其身有不可亡者雖以後天地長存可也是以孔子與老子未嘗二然孔子翁張變化如四時之並運而大業以生歲功以成故萬世仰其為聖之宗老子固欲治天下而張之意取數也少翕之意取數也多是猶執秋冬而廢春夏其

於歲功乖矣然遂謂其秋冬之氣非四時並運之氣也則可乎故孔子不惟不絀老子且復嘆其道而師之後世儒者動舌則絀老子然其於性命之道莽如也是當為純孔子徒否耶夫純孔之徒已不可多覯借後之世有純老之徒焉雖與之遊而咨之可矣況夫有得於性命之道而不為老之純者謂不可因其遺文以得其人之世也斯不亦過乎貞白先生陶弘景生於齊末少讀仙籙便焉有志然猶貫聯於周孔之教研精於金石之

輿憮然以濟天下拯蒼生為念仕於亂世優游卒歲而未嘗遽藏年及四十神靈知幾乃始掛冠神武門外遁去時既以隱居自號茅嶺自終而猶有敖散談空之慨與奪紛紜之悲則又未嘗不心在當時而隱惻於含靈也蒸雖翁之意多而亦與丈人荷蕢之儔異矣至其耆年遷化屈伸如常而顏色不改此非性命既全離合在手所謂死而不亡者歟是其宗雖遠出於老子吾不謂其純老之徒者也嘗讀其傳思覩其人以為後世儒者

或不及求其遺文閱之迄不可得虞吏部黄君大雅博
物搜求奇蒐得其文集寫本於吴郡黄勉之勉之欲梓
未及餘十年吏部君因復校緝屬蕭氏刻之而以序見
命㝠始得覽閱其指發元旨則略具於答朝士大夫一
書當時序者欽其博綜咸方之劉向馬融之徒是議其
毛甲而遺其膚肉其於神髓大相萬矣余因推廣其道
爰達於孔老遂以復吏部君

碩輔寶鑑序

儒者稱大人之學豈虛語哉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旣曰備我則天地民物通諸人心有痛癢焉其大者固然也而君相者所以行其大之具而制與文乃所以行大之跡而大弗在是也是故得其痛癢之固然者以立大之本而出制與文則可以裁成輔相左右斯民夫是之謂大人之學繇載籍以来若古臯益之徒大者著矣而尤詳於伊尹之事尹始一耒夫耳非其道義雖千駟一介不以自滑如其道義雖五就桀湯不以自嫌弗自滑

故忘利不自嫌故忘名利與名既交忘矣則尹何心哉心乎堯舜君民而已矣夫尹心乎堯舜君民故君不堯舜若撻之市民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溝之尹之負痛癢甚矣尹能一日已乎故尹之道所以能佐時保衡格於皇天卒售其志蓋其大有本也是故尹者古今之相準也山甫以後斯義無聞孔氏之徒闡發大學歸於知本可謂至矣而未嘗一試由秦逮宋閱歲二千閱君凡百閱相凡幾百然皆不知所學之大豈天未欲續堯

舜三代之治者與抑後之儒者暗於反本徒以其制與文者當之世君時宰望其藩垣悖而卻焉故也而斯民一何罹於涸轍之久豈不悲哉余友耿在倫氏持御史符督南畿學日以大學迪士間摭古今碩輔事要凡若干人編曰碩輔寶鑑附以讚述意勤而旨遠緘書數千里外屬為序題某何足以與此然俯仰數千年間未嘗不撫卷低回蓋繇山甫而上其道行繇山甫而下其事近耿子之意以為事近於道者當時君民尚食其福向

使此諸君子皆志於大學而反其本其福斯世詎止是哉乃若時際道明之朝身事聖修之主賛平章而翊協和成揆自瘝躬敷錫皇極俾天下士有不知反本而甘為葉言者則樵夫恥之馨伊尹之衷蹀臯益之轍償孔子孟軻之所未酬斯則萬世一時也宇宙一機也寧不重延頸於今日

王氏內外篇序

夫學得其本而後治得其要學不得其本而獨堂皇其

言曰吾學在是吾治天下在是是猶舉亂絲不辨其緒其禍斯人必無捄矣往荀況氏好論修身治世纚纚馬其言之也然而其待試之則以亂世王荊國自恬經術斷斷然語於君也然而其身試之則以殘民向以故荀氏迨不知性荊國主在法制固皆恣其習聞而自謬為實見也且夫登泰山者身履其全雖槩言之而全者見其他得其一曲一隅往往詫為圖記以彰大之後乃有因圖記加圖記者足未嘗一涉而曰是真泰山也異時

有躬履泰山者語以神霄之巔坐撫羣峰而籠簇八荒輒反彈射之謂非吾圖記所有則習聞者奪之也彼又烏知禍之所抵也哉是故君子非必得已也而言不可苟已予邑王自齋先生生有操持既長聞東越之學曰是獨有本也遂私淑而學焉已而舉鄉籍得令揭陽以不諧上吏遂歸既老學益明觀於時務益審則慨然自幸曰此非一人一家事也乃不自已攄而成書其首篇曰靜談次篇曰法言而又有勢論及馭夷禦盜闢治體

者别見於文集中欲以示諸人人而逮来世予獲讀之未嘗不三復三嘆也昔者成湯與孔子非所謂身履泰山者乎其於性咸槩言之曰惟皇降衷下民若有恒性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夫衷與存存葢言心也謂衷為性謂性之存存為道義之門則自古未有外心求性外性求道義者也故知性則能盡心盡心則天地萬物之理得故曰正其本萬事理雖治天下有餘地矣季世儒者非不見泰山然止得其一曲一隅而獨圖記之為詳

後之專信圖記者則喁然曰理在物當物物而求之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其流紛而無統執一而不可達而猶自信為圖記之真間有躬登泰山若東越一二君子則至今彈射之不已天下學士至於諱言本而甘守習聞之一偏則已非一日矣先生之學得之東越為多其曰性也者心之本體也又曰惟無物然後能物物無物見心物物見性斯則上與湯孔所槩言下與無欲為要廓然大公之旨如出一撰雖其内外篇中節目扶蘇殆數

萬語然皆遡其本而出之絶不狃於舊聞之謬將令是篇示諸人人逮於來世皦然而明且行之胡不可也予昔炙先生覩其方格凛若嚴師又性不喜辭華則其為言豈欲苟與窮愁著書文采表見者爭後先耶仲子一俞與予同出羅文恭公門嘗手是篇屬邑大夫唐仁卿校之屬予序之予因題曰王氏內外篇而其他文則犂為王自齋先生文集而論叙於其首葢益幸知本之舉必有明且行於世也先生名貞善字某自齋其號一俞

字信卿今為吳川令

衡廬精舍藏稿卷八